



泳友崔以泰教授多才多艺、兴趣广泛,年轻时喜欢举重,后来成为国家一级举重裁判,在大型运动会上做过裁判员,至今还保留着国际举重裁判的头衔。他收藏的“世界医学邮票”,被评为“全国之冠”,获颁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一等奖,并连续五次获国际邮展金奖,同时编撰了《世界医学邮票大观》《邮票上的医学故事》等多部砖头般厚重的大书,俨然成了这方面的“权威”。其实他自小学医,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,直至副院长、天津医科大学党委书记。上个世纪80年代,他创办了中国第一家“临终关怀研究中心”。美国德瑞克大学教育学院院长、东西方死亡教育学会主席莱尔教授尊他为:“中国从事临终关怀事业的第一人,开创了中国的临终关怀学,当之无愧是中国的临终关怀之父。”他先后还创建了天津宁养院、天津怡泰医院……

### 群里的

蒋子龙

如今崔以泰身上至少还披挂着十几个头衔,我曾问他:“若只能保留一顶帽子,您选哪一个?”他脱口而出:“诗人!”  
呀?写出什么样的诗,写了多少诗才可称得上是诗人?诗坛上有一种现象我始终说不清楚,也不知该如何评论?天津有自发的群众性诗社20多家,加在一起上千人,其中有一个都是厅局级干部组成的诗社,专写古典诗词。还有家经营非常好的天安公司,从总经理到员工都写诗。每年春天,各诗社联合在桃花堤举办诗会,堤上堤下桃花如海,诗歌如潮。他们写诗主要是自得其乐,有机会交流时就朗诵一下自己的诗作,与诗友们同乐。倘若手里有闲钱,印成集子散发给朋友,也算是一种发表。在他们身上,诗显然还有另一种作用:“以诗养生,以诗养性”。因写诗心灵生机勃勃,生活情趣充盈,年近八旬,热情洋溢,凡有聚会,兴致一上来张口就是诗,引吭能高歌。心里有诗的人,活在一种诗性中,有时现实就成了他的歌。  
有一次崔以泰从美国费彻伯格大学讲学归来,一登上飞机就开始将他在美国的零散感悟整理成篇,一路上竟埋头

写了8首新诗。快到北京时,邻座的金发女士忍不住好奇,主动跟他搭讪,他即即兴选了一首刚写的诗解释给那位美国女士听:“地球不平,人间不平,心中尤不平;苍天似平,静水似平,心平方能平。”那位女士随之也介绍自己是服装设计师,或许是受他的影响,在飞机上突然有了灵感,竟也一气设计了三套服装。不管怎样,因勤于写诗而有点这样的际遇,不也是一种美好、一段佳话吗?现代人抱怨诗歌的影响力小了,却不要忽略了那些业余诗人们,以诗句启发心智,点亮自己的精神,既是人格的超越,又是人生的凝聚。写诗会滋润生活,有诗样的人生也是一种精彩。  
有一个时期,天津出版界曾以散文为优势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名家,负责穿针引线组织联络的核心人物是范希文先生。诸如邵燕祥、谢冕、铁凝、张抗抗、郭枫等等,有些老先生声称“书稿只给范希文”。王蒙甚至以玩笑的口吻倡议“成立个范希文作家协会”,而汪曾祺竟当即举手拥护。蓝翎则凑趣说:“希文有‘红帽子’,又穿‘红马甲’。”我不能完全理解“二红”所指,揣摩大约跟希文是“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”,又是国家在天津第一个授权的“审读员”有关。

但他却是个低调的人,说话不多,脸上经常挂着温和的微笑,有一种静静的亲和力。凡跟他打过交道的人,无论是功名就的老作家,还是刚出道的新人,几乎都觉得他是个厚道、牢靠的人,乐意跟他交往。于是,在变化多端的转型期文坛上,他能积聚起广泛的人脉和口碑。始终谦逊守正,善意畅人。“厚道,牢靠”的人往往记忆力惊人,且同样“厚道,牢靠”。希文的《爱与友谊》,仿佛一部活本“当代文学史话”,文字洗炼、传神,既充满“爱与友谊”的温暖,贡献了名家一些充满情趣的“经典细节”;同时又不失冷静清见,臧否时贤,风骨硬朗。作为大编辑,希文参与创造了天津散文出版的辉煌,他应该有这样一本书,也只有他能写出这样的书。他的编辑生涯也如一篇精彩的散文,给人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印象,也给当代文坛,留下了一股清风,令人怀想不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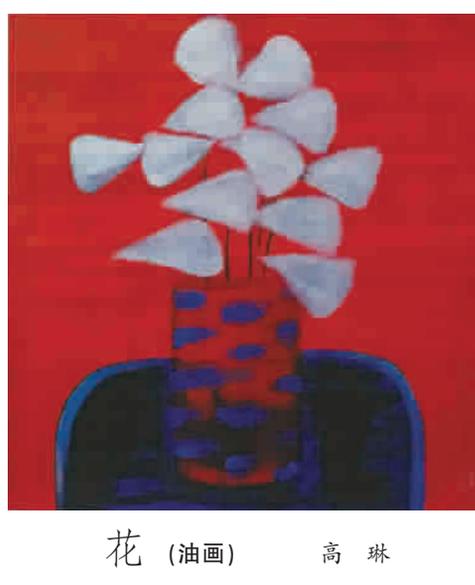
《权力的游戏》第六季中艾莉亚·史塔克历经各种艰险,一身本事回到临冬城,和高手“美人布蕾妮”比武毫不逊色且占上风,美人问:哪里学的本事?艾莉亚答:No one.字幕译:无名之辈。也对,贾坤统领的无面者崇拜死亡之神,忘记自己是谁是进入黑白神殿入场券,艾莉亚不断地被问“你是谁”,不断地回答“No one”,尽管其实内心深处她清楚地明白她要为死去的父母哥哥复仇,“仇人名单”是她颠沛流离活下去的动力和勇气,所以将她过去的衣物等扔进河时还是忍不住藏好她的“缝衣针”,但是某种程度上这种“No one”的训练,360度锤炼她的技艺和能量以及心胸,当她辗转返家,焕然一新一个藏得住心事的冷面杀手。她的“myself”(自我)有“No

## 无名和苹果

龚静

one”作底,视野变得辽阔。人这一辈子,最难的大概就是“无名”了,混沌婴孩,好不容易渐渐长大,建立自我,并且发展自我,成长自我,知道自己是什么人,能做什么,在尘世中定位自己的坐标。是一个“名”的过程。一文不名,不名一钱,皆贬义;声名远播,师出有名,名门望族,何等自豪;所谓出名要趁早,名人效应带来更多名利;这世界熙熙攘攘,芸芸众生,混然于众人而无名,多数属于被动状态而非主动追求,一个名字,是一个人一生的符号;一个“名”字,何尝不是一人一生的缠绕?

查查“名”的由来,很有意思。许慎《说文解字》曰:“名,自命也。从口从夕。夕者,冥也,冥不相见,故以口自名”。天色昏暗,不能互见,于是各以代号相称,此乃名之由来。溯源起来,名是为了互相看见,但看见之后,渐渐地对看见的要求高了起来,被谁看见,被更多人看见,保持被看见的位置,如此,名气、名位、名声、名望、名人……各种名,不管名不副实,还是实至名归,纷攘世间,乃至名反而成了冥,遮蔽了人的许多,只看见名,而不看见名背后的人。名,命名了自己;求名,或许失落了真正的名——自己。所以,不停地说No one何其不易,说给人听,也说予自己,好似锤炼自心,名而不能名。  
不名和匿名也有区别。匿名,带有某种主动性的隐匿之选择,也许某一天还是会显名;而不名,名的世间价值意味渐次遁去,名也好,不名也罢,都不成为某种背负,只是一种人的存在吧。好比静坐冥想的那一刻,名与无名都是云烟,人与当下此刻的肉身共处,名焉?不名焉?其实都是身和周遭的流动。明乎此,大概会对名提高些免疫力,不因名而冥也。  
当然,其实我并不认为世间人真的能No one,比如笔者著文,要署名,还希望他人看到,看到者若有共鸣,作为作者当



花 (油画) 高琳

所住的小区内又竣工了十幢高楼。楼宇之间的小道上,种满了萱草,俗称黄花菜。

又毗邻一条宽阔的池塘,岸柳青青,再加上黄红色一片的萱草花,喜欢清静的人,每晚在河边散步,习习凉风拂面而过,淡淡的萱草花香令人陶醉。因还没有人大量入住,故小区非常的幽静,每当夕阳的余晖照在成片的萱草花上时,色彩如此的斑斓,令我驻足恋赏。

抬头可望高楼静泊的阳台,如似琼楼仙阁,不久就将会有无数的天仙妃纷纷入住。展望园中林林总总的花草绿树,绒绒密密,玲珑五色的地花开得是如此的雅丽,令人遐思,百感于情怀。

对着看似茂盛的萱草花,此时已濒临凋谢。即将就成了人们饭桌上的黄花菜。这时的我,思绪绵绵,慢慢沿径独行,心中不免觉得人生那即将到来到的凋零岁月已然来到了跟前。  
风吹残花一地落,有谁来问何处,林中鸟儿枝上归,谁知它是第几代!

回首自己走过的人生之路,就如同萱草花,一日璀璨一夜泪,花开艳



## 抬头可望高楼

党蒙蒙

时惹人眼,黄昏之后花谢艳,落地就怕众人睬。  
对着夕阳下的萱草花,我默默地在想,在你开花的时候你是如此的美丽,故在人们的心中留下了依依不舍的情怀。大概是为了不让你像其他的花儿那样残入泥土,有可能出现了一个对你情有独钟的人把你带到了家中,腌制一下后,进入了口中,想回味你美的瞬间由此诞生

了一道舌尖上的美味,那就是留存至今家家饭桌上常有的黄花菜。我对着萱草花说,你还是很有福气的草中之花,我遐想你花谢的结果,就是一个你谢艳后的一则童话。  
我情难耐,就摘了一枚含蕾的萱草花回到了家里,插在了水瓶里,第二天一早,花开挺立,黄中带红,红中耀黄,平中带着点贵气,我马上用iPad把它

有多可爱。  
不过,这个“家”字倒使我联想到,上海影协真像上海电影人一个巨大的家。不管她的“家人”离开多久,走得多远,总割不断跟家的联系。  
上影演员剧团的林彬(曾主演过《夜上海》和《林家铺子》等影片)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,就常到我们译制片厂来配音。她的台词漂亮,声音好听,吐字也清晰,似不经意间就能很好地传达人物的感情。因此,她一来,我们厂的所女演员——无论是姚念怡,还是我,或者是张同凝,便都立刻沦为配角。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《生的权力》,她配女主角,张同凝配黑妈妈。《生活的上》要回北京,我来不及回家去拿,等下次苏秀去北京,我让她带给你。”可见,这个杯子做得

那艳姿给它拍了下来,上传到微信上,众友同声叫美,那赞的大拇指如似叶蔓,满屏了。忽见一好友问询我,是你养的金百合?我回答她,是我摘回的萱草花,我们常吃的是黄花菜!一个调皮的表情签立马跳了出来,我领会到,萱草花变成黄花菜时卑微。一日是花一夜变菜,有谁能够想明白?

但我仍天天去看它,因它似乎也是我人生中有过的一道靓丽的风景线,但愿心止如水的晚年,能留下卑微但有味的一碟黄花菜。

最近都在传这个故事,说是一位美国老太太在祖先遗物中找到一张手写的瑞士银行的存单,面额是100美元。随后她拿去瑞士银行在美国的分行兑现。分行将这个特例报至总行,总行核对底单后,由总行行长亲自去美国,找到那位老太,举行兑现仪式,支付她50万美元,还额外奖励她100万美元。行长说:“钱存在我们瑞士银行,只要地球在,你的钱就在。”

这是一个美丽的故事,真假待考。但我愿意相信。因为这世界总是好人多,所以,信用就在。  
这个故事还阐发了这样一个道理,对我们应有所启迪。

200年前,美国老太太的祖先付给瑞士银行100美元,瑞士银行给他一张存单。

这是祖先与祖先之间的一种承诺。瑞士银行总部和银行行长200年后的做法,是子孙为祖先兑现承诺,这是维护一个家族诚信和荣誉的基本保证。也是我对好人和信用的界定。

人生在世,不必老想着去做大伟大的事业,只需做成一个讲信用的人。  
伟大事业是一步一步用辛苦和毅力做出来的,它的起点就是信用。

## 信用是好人之间的通行证

张光武



## 我们都是“家人”

苏秀

和姚念怡只能配她的同学。《第六纵队》的女主角更是她配得最为出色的一部戏,没能人与之相争。因此,演员剧团的人戏称她是译制片女演员的“trump card”(扑克牌中俗称的大鬼,无论是王或是王后,它都可以通吃。)虽然她“抢”了我们的角色,但是我们都承认她演技高超,配的人物有光彩,所以并不妨碍我们和她成为好朋友。我忘了她比赵慎之小几天还是一两个月,反正赵慎之一直喊她“林妹妹”。她烙的饼,软软的,几天都不会变硬。赵慎之、李梓、张同凝经常集中到我家,让她现场表演烙饼技巧,给我们露一手。那时大家相处得何等

开心!但是,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,大家相继退休,便失去了联系。  
大约是2005年吧,影协为八十整寿的人做生日。我想到“林妹妹”和赵慎之同年,便打电话给老赵,问她林彬会不会去参加这个活动?我知道她偶尔还与林彬通电话。林彬听到我想见她,也高兴地表示“苏秀去,我就去。”八十年代一别,已然过去二十年了。

尽管二十几年没见,但大家回到影协这个巨大而温暖的家,仍然是亲密的兄弟姐妹。幸亏有那次庆生活动,总算团聚了一次。否则,最近两年赵慎之和林彬相继去世,便真的可能成为永久的遗憾了。  
记得还有一次,就是纪念电影百年的聚会,让我遇到了更多的老朋友——孙道临、达

式常、梁波罗、张莺、陈松筠等等。他们都或长或短地来我们译制片厂配过音,特别是陈松筠,上世纪五十年代曾在翻译片组工作过几年,后来才调到演员剧团去,我们也有几十年不见了。

老朋友的相聚,虽然都感到时光飞逝,但是为自己曾经从事的那份职业,曾经做出的点滴成绩而感到十分地欣慰。今年,我和影协又有了多次的接触,虽然自己的身体不是太好,但还是挡不住影协办公室一次次热忱的邀约:配合接受协会老艺术家口述历史的采访,做客“海上电影论坛”……对我这个“90后”来说,作为家人,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实事,多少也是在推进我们的电影事业吧。  
电影两个字最为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,明请看本栏。

### 十日谈

影协是个家 责编:殷健灵